

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上帝是否存在？

IS THERE A GOD?

〔英〕理查德·斯温伯恩 著

胡自信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

图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是否存在? (英)理查德·斯温伯恩著;胡自信译. —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5.1

上帝是否存在?

IS THERE A GOD?

〔英〕理查德·斯温伯恩

著

(Richard Swinburne)

胡自信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0010701

原书梵文已学习，现看译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是否存在? / (英) 斯温伯恩著; 胡自信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

(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

ISBN 7-301-08352-1

I. 上… II. ①斯…②胡… III. 基督教—研究 IV. 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5508 号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5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UK under the title Is There A God?

Copyright © 1997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上帝是否存在?

著作责任者: [英] 理查德·斯温伯恩 著 胡自信 译

责任编辑: 游冠辉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352-1/C·031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排版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4.75 印张 13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

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驊、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仲跻昆、刘安武、桂裕芳、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基督教文化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

中文版序言

《上帝是否存在?》的中文版面世了,我非常高兴。近年来,英美哲学把以坚实的经验性基础为出发点的清晰而严密的论证方法,用于讨论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这些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有没有一个上帝,即有没有一个全能的、全知的、全善的、具有人格的存在者,作为世界万物的创造主与维护者,这当然是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的基本主张。近年来,英语国家的哲学家们已经就这一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论题撰写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力图为以下肯定性论点提供简明的辩护:这个世界以及它所具有的那些非常普遍的特征证明,有一个上帝。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将这一讨论引入他们自己的文化,就这一至关重要的论题提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见解。

理查德·斯温伯恩

言和知文中

致 谢

有几位学者读过《上帝是否存在?》的第一版,他们帮助我以更简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思想,对此我深表谢意。我要特别感谢巴兹尔·米切尔(Basil Mitchell)、诺曼·克莱兹曼(Norman Kretzmann)、蒂姆·巴顿(Tim Barton)、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莫奇罗夫(Peter Momtchiloff),以及我的女儿卡罗琳(Caroline)。安妮塔·霍尔姆夫人(Mrs. Anita Holmes)不仅承担了其他许多事务,而且以很快的速度打印了本书的两个版本,我也对她深表谢意。

恩和知说·知言

代序

20 世纪的阿奎那——斯温伯恩

关启文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

哲学和信仰：水火不容？

西方哲学和信仰很多时候被视为两个互不相容的领域，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有批判精神的大哲学家（如休谟、罗素等）都是否定信仰的无神论者；而有信仰的哲学家，若论思想的清晰、深刻及丰富，都不及无神论哲学家。当然，稍微了解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以上的看法是很片面的，在西方哲学史中很多大哲学家都是有信仰的，而两者冲突的印象，主要源自 30 年代后兴起的分析哲学。当时分析哲学的主流是逻辑实证论，占领导地位的分析哲学家（如罗素和艾耶尔）都是实证论者，他们对基督教和宗教信仰抱鲜明的敌对态度。罗素对基督教的批判不用多介绍了^①，他基本上延续启蒙思想的进路，认为基督教与科学有矛盾，证明神的论证不堪一击而反对神的论证则强而有力，总而言之，基督教的信念是不合理性的。艾耶尔对宗教的批判更彻底，他从逻辑实证论的证实原则出发，认为宗教语言根本没认知意义，没真假可言，

^① 参其《宗教与科学》、《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和《西方哲学史》。

就是说连假的资格也没有。一些分析哲学家后来较仔细地将分析哲学应用在基督教上，如 1955 年出版的《哲学神学新论文》(Flew and MacIntyre, 1955) 就收集了不少用分析哲学批判宗教的文章，似乎显示分析哲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因为神和其他宗教概念在严谨分析之下，根本就显得矛盾百出；而且支持宗教的论证也同样经不起逻辑分析，它们只是一堆谬误(fallacy)。

独排众议的勇者——斯温伯恩

看起来宗教信仰对分析哲学的挑战全无招架之力，然而就在实证论当道的日子，一位基督徒分析哲学家并没有跟随主流，也没有轻易投降或妥协，他踏实地默默耕耘，最后成功地扭转了形势，为宗教哲学创出新的局面，他就是英国哲学家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

斯温伯恩 1934 年 12 月 26 日生于英国伯明翰的郊区 Smethwick，但他父母几个月后搬迁到埃塞克斯的 Colchester，他在那里长大，但对那里的归属感并不大，因他 11 岁起就在学校寄宿。他 15 岁受洗加入圣公会，1954 年进入牛津大学念 PPE(即哲学、政治和经济)，毕业后再进修哲学和神学。他先后在赫尔大学(Hull)和基尔大学(Keele)教授哲学，1986 年回到牛津任诺罗斯基督教哲学教授，直至近年退休。他编著的书超过 15 种，而论文到 1993 年止共 74 篇，范围涉及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和宗教哲学；在宗教哲学方面的造诣和贡献，可说无出其右，可以比肩的只有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和奥尔斯顿(William Alston)。

50 年代他在牛津念书时，逻辑实证论仍如日中天，令他深感时代思潮与信仰的矛盾；可是当时的教会对这等挑战视而不见，这令他大感不满，他感受到自己身为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回应理性对信仰的挑战。他虽不认同那时牛津的分析哲学，却欣赏它着重

清晰与严谨的思辨,他想,这些哲学工具不是也可以用来维护信仰吗?他一生的方向就这样确立了:“用现代科学的标准,辅以现代哲学的严谨分析,去澄清基督教神学的意义,并为它提供理据。”

为了达成这个长远目标,60 年代,他重新念科学及专攻科学哲学,编著书籍和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在哲学界初露头角。斯温伯恩受到其他哲学家尊重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宗教哲学以外的哲学领域都有甚深的造诣,例如他所编写的《归纳推论何以正确》(*The Justification of Induction*, 1974),《证实理论指要》(*An Introduction to Confirmation Theory*, 1973),《空间与时间》(*Space and Time*, 1981),《知识何以正确》(*Epistemic Justification*, 2001),《灵魂的进化》(*Evolution of the Soul*, 1997)等,都是英国大学标准的哲学参考书,显示他在知识论、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方面的功力。特别是 *Evolution of the Soul* 为心体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做出有力辩护,在心灵哲学界异军突起。要知道当代心灵哲学基本上是唯物论者或自然主义者的天下,二元论的立场受到忽略和轻视,但斯温伯恩却逆流而上,敢于与主流意见不同,而且这不是建基于无知或偏见,斯温伯恩对不同种类的唯物论的论证了如指掌,他是经过全盘考察和审视才得出二元论的结论。我在牛津大学念书的日子,哲学系为学生编写的心灵哲学的书目简介,就是由斯温伯恩执笔,可见他的立场虽非主流,但别人仍然肯定他在这个领域的造诣。

在宗教哲学的探究上,斯温伯恩也同样展示了其独立思考和勇者气魄。休谟(David Hume)是历史上大大有名的哲学家,也是很多当代无神论哲学家的祖师爷,他对有神论提出的锐利批评至今还很有影响力,然而斯温伯恩关于宗教哲学的著作,第一步就是对休谟的批判做出反批判。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on Natural Religion*, 1947)是经典之作,对话录的主角包括提倡设计论证的克利安提斯(Cleanthes)和怀疑论者斐洛(Phi-

lo),后者对前者的批评常被视为毁灭性的打击,但斯温伯恩却偏要为设计论证翻案。1968年他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Swinburne, 1968),有力地驳斥休谟的批评,指出休谟的谬误源自他对现代科学的误解。这篇论文为设计论证在当代的复苏奠下基石,甚至无神论者盖尔(Richard M. Gale)也这样说:因着斯温伯恩的贡献,斐洛大有必要回归,但这一次他最好装备新的武器,因他上次能成功阻截克利安提斯(他的对手)的武器,现在是派不上用场了(Padgett, p. 39)。

此外,休谟对神迹的批评也甚有力,他认为神迹既违反自然律,那已有一贯的经验必然是与其相反的,所以不可能有正面证据可抵挡这么强的相反证据,也就是说神迹原则上是不可信的。斯温伯恩以整本《神迹的概念》(Swinburne, 1971)回应休谟的反神迹论据,他清晰地厘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一神迹发生了,并仔细分析支持神迹的四类证据:我们的记忆、他人的见证、物体的痕迹和我们对自然律的了解,斯温伯恩指出,自然律和历史最终也是建基于同类证据,所以他认为,以上证据原则上不能推翻自然律是不对的。

1972年后他开始计划一系列维护有神论的书,最后共出版了三本:《有神论的连贯性》(*The Coherence of Theism*, 1977),《论上帝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God*, 1979)和《信仰与理性》(*Faith and Reason*, 1981)。这三部曲在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使他“一炮而红”,更激发了宗教哲学不少新的研究路向:应用分析哲学去剖析神的属性、传统论证的翻新、宗教经验的可信性等等。

第一本著作《有神论的连贯性》(*The Coherence of Theism*)主要目的是维护上帝的概念的融贯性。分析哲学家对基督教一个通常的批评,是上帝的概念根本不清晰,而且上帝的属性不是暗含矛盾(如全能的神能否造一块自己举不起的石头呢?全善的

神与善的终极标准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就是与其他教义有矛盾(若神是全知或全能,人又如何能有自由呢?超越时间的上帝又如何能在时间中行动和启示呢?)。面对这些问题,不少信徒都会感到太烦琐,而倾向回答:上帝是不可分析的!但对无神论哲学家来说,这只是弃械投降的表现,斯温伯恩却使用严谨的分析哲学方法去回应以上质疑。他认为,证实一概念是融贯的,只有将它分析成其他明显是融贯的概念,他全本书就尝试为上帝的每一个属性这样作。他认为神的基本属性包括永恒、全能、全知和完全自由,而其他属性都可由这些推论出来。他认为永恒(Everlasting)不是指超越时间(Timeless),神是在时间内的,只是他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他同意预知与自由不能并存,但他认为只要将全知重新界定为“知道一切逻辑上可以知道的真理”即可,那全知就不包括未来的自由行动,他认为这样的修正对有神论没有多大影响,反而可展现一个更开放的世界。他认为神的全能包括令自己在将来不再全能的能力,所以神能够造一块自己举不起的石头,但这不代表他现在不全能。还有很多仔细的分析不能一一介绍。斯温伯恩的观点不一定对,但他坚持大部分神的属性都可用日常语言的概念去理解,不用动不动便诉诸模拟或奥秘,他的仔细分析连无神论哲学家麦基(John Mackie)也被说服,认为他的确成功地维护了宗教语言的认知意义。

第二本著作《论上帝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God*, 1979)则讨论神的存在,罗列各方的证据,应用印证理论(confirmation theory),得出结论是“神存在的可能性比不存在的为高”。斯温伯恩强调神存在的论证不能孤立地看,其实有很多支持神存在的论证:宇宙论证、设计论证、道德论证、心灵论证(Argument from Consciousness)等,单独地看每一个未必能证明神的存在,但我们应考虑它们累积起来的力量,所构成的累积论证(Cumulative Argument)却可以是很有力的。这种观念以前不是没有人提过,但

斯温伯恩的贡献在于能小心地建构这样的—个论证，无论是方法论和论证的步骤都相当严谨。此外，这本书的重大贡献是为“宗教经验论证”在当代的兴盛奠下根基。他指出，我们一般对待经验的原则都是“先信仰、后怀疑”，那为何却对宗教经验“先怀疑、后信任”呢？这样不是不公平吗？这种论证对后来的宗教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奥尔斯顿就把类似的进路发扬光大，他在1991年出版的《感知上帝》(*Perceiving God*)就以严谨的分析哲学方法建构宗教经验的知识论，这场争论延续至今还方兴未艾。《论上帝的存在》相当深，斯温伯恩为了普及他的思想，后期写了一本《上帝是否存在？》(Swinburne, 1996)，对想认识他的思想的人是很好的入手点，现在你手上就是这本书的中译本。

第三本《信仰与理性》(*Faith and Reason*, 1981)则分析理性的多重意义，探讨理性在宗教中的位置，指出信奉宗教信条也是合乎理性的。总而言之，纵使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同意斯温伯恩的结论，但大都承认他将宗教哲学的讨论水平提到新的层次，因为他对分析哲学有深刻认识，对当代的讨论了如指掌，他的论证又条理分明、丝丝入扣，很多哲学家纵然不同意他的结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论点不容轻视。正因如此，斯温伯恩也招来无神论哲学家的反击，例如麦基的《有神论的神迹》(Mackie, 1982)便是特别针对斯温伯恩而写的，对此斯温伯恩也做出回应(Swinburne, 1983)，可惜的是麦基英年早逝，不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场精彩的辩论如何发展下去。

20 世纪的阿奎那

斯温伯恩不单探究有神论的理据，他更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去研究基督教的教义，如启示、三位一体、救赎论等。有趣的是，斯温伯恩虽然拥有分析哲学的批判和理性精神，但他最后得出的神

学立场往往比一般的神学家更正统！在这方面，斯温伯恩的代表作是他的基督教哲学四部曲：《责任与赎罪》(*Responsibility and Atonement*, 1989),《启示》(*Revelation*, 1991),《基督徒的上帝》(*The Christian God*, 1994),《神意与罪恶问题》(*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1998)。这四部曲都是利用当代分析哲学的资源,先建立一个哲学体系,再用它来建构基督教教义——救赎、启示、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及神的护理。最近斯温伯恩为这系列加添了《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God Incarnate*, 2003),探讨耶稣复活的意义和可信性。这里面的思想不能一一介绍,但我认为斯温伯恩对神义论的贡献不可不提,他早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指出苦难与自由与责任的关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要认识不同事物对人的影响是什么(包括苦难产生的痛苦),但若我们从不亲身经历苦难,这种知识便不能获得,所以苦难的存在其实是我们能拥有重要的自由与责任的先决条件(Swinburne, 1979)。他在 1998 年出版的《神意与罪恶问题》(*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1998)更总结了多种神义论(自由意志辩护、造灵说等),从基督教的角度建构完整的价值论,及为苦难做出全面的解释,可说是当代神义论的又一经典之作。总而言之,斯温伯恩的两个系列可说是基督教信仰与 20 世纪分析哲学的宏大整合,揭示了两者的兼容性,因着这种成就,有人说斯温伯恩是 20 世纪的阿奎那。事实上斯温伯恩的神哲学体系和阿奎那相去甚远,但他曾对我说,他相当喜爱阿奎那,因为他很欣赏阿奎那那种说理的态度,无论提出什么意见,都会尽量清晰地提出支持的论点和回应反对的意见。

宗教哲学的中兴

当然,斯温伯恩并不是孤军作战的,特别在美国,他的同道人

就有不少。30年代以来,很多分析哲学家都对宗教抱敌视或不屑的态度,宗教哲学这一学科也很少有专业哲学家问津。但今天的情况可截然不同了,美国的《时代周刊》于1980年4月7日罕有地以“上帝”为一文章的主题,文中报道对于有神论在哲学家中复兴的趋势,作者感到有点意外。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里程碑,是在1978年成立的基督徒哲学家协会,该会会员今天已超过一千人,是美国哲学家协会属下最大的兴趣组别。现时在英美,宗教哲学的研究相当蓬勃,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长足的发展。

为何几十年内有这么大的变化呢?除了斯温伯恩的贡献外,另两位主要的“功臣”是美国哲学家普兰丁格和奥尔斯顿,两人在分析哲学上都有深厚的学识根底,利用哲学分析的方法去驳斥对信仰的攻击和为信仰辩护。其他有分量的基督徒哲学家还包括: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麦夫罗迪斯(George Mavrodes),奎恩(Philip Quinn),莫理斯(Thomas Morris),埃文斯(Stephen Evans),亚当斯(Robert Adams),扬德尔(Keith Yandell),戴维斯(Stephen Davis)等。总结来说,80至90年代可说是宗教哲学百花齐放的阶段,今天宗教哲学带着活力步入21世纪,可预期它会继续有长足的发展,而很多发展都是源于斯温伯恩的论点或思考方式,他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我与斯温伯恩的相遇

我认识斯温伯恩其实是源自一个意外,大学毕业后一直为宗教和哲学的问题苦苦思考。有一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念教育文凭课程,那时很爱在大学图书馆四处搜索神哲学(theological philosophy)的书,有一次拿起斯温伯恩的《论上帝的存在》,那时完全不知他是谁,因为在香港也没有谁认识他。我只是奇怪这本书看起来颇学术,但又与我预期的不同——它的结论是神的存在比

不存在更可能。(我当年被不少哲学入门书误导,认为神存在的论证再没有哲学家拥护,我后来发觉这与事实不符。)我借回去看时,更发觉这本书写作的严谨叫我吃不消,作者对每个字的定义都讨论一番,另外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用来交待方法论;提出每个主张时都会考虑别人的反对论点,并加以驳斥。很多时候我连那些反对论点也未看明白,更遑论斯温伯恩的驳斥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坚持看下去,因为内心不少问题都在那里找到答案,而斯温伯恩给我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证明宗教信仰与严格的批判思考是可以并存的。

后来我到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读神学,之后看到牛津大学有一个专攻宗教哲学的硕士课程,而斯温伯恩就是负责这课程的,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到牛津跟斯温伯恩学习宗教哲学。后来申请过程很顺利,从 1989 年到 1993 年我就在牛津念宗教哲学的硕士和博士,斯温伯恩一直是我的导师。我深深感受到他严谨思辨的深刻。还记得第一次跟他上一对一的导修课,事前他给了我一长串的参考书目,叫我写一篇关于“神的预知与人的自由”的论文。我几经辛苦才啃完那些艰深的资料,再苦苦思索,以为自己已想通了,然后彻夜不眠完成了论文,心中也不无自豪感,并暗想应得到斯温伯恩的赞赏。然而在导修时斯温伯恩把我的论文批评得一无是处,指出这里的意思不清楚,那里自相矛盾或有逻辑谬误。他问很多问题,都令我哑口无言。经此一“役”,我才开始明白分析哲学所要求的严谨思考和论证是怎么一回事,也激发起斗志,要做到无懈可击,不再那么容易给他找到漏洞。后来我的导修论文渐渐得到他正面的评价,我也可以在面对质问时对答自如,有时还在他的著作中挑出一些毛病来呢!经过他的“严格训练”,我也感到自己的思考水平真正提升了。

斯温伯恩是一位负责任的导师,与我有定期的会面,经过长时间的交往,我明白做哲学不仅是他的职业,事实上他拥有传统